

# 中国诗歌

## CHINESE POETRY

主编○阎志

行踪



■头条诗人  
未埋葬的诗 / 俞昌雄

■名家新作  
行踪 / 乔延凤

■实力诗人  
江一郎 罗方文 梁雪波 竹香子 等

■诗人档案  
桑恒昌：“情书”诗学布道者 / 马启代

■女性诗人  
春，你慢些绿 / 张静

■大学生诗群  
湖南文理学院刈社作品专辑

2011 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拒绝广告  
谢绝赞助  
设立诗界年度最高奖  
倡导诗意图健康人生  
为诗的纯粹而努力

阎志

---

主编

# 行踪

## 中国诗歌

【第23卷】

2011 11

主编: 阎志

常务副主编: 谢克强

副主编: 邹建军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禾 叶延滨 李瑛

祁人 吴思敬 杨克

张同吾 张清华 邹建军

陆健 林莽 路也

阎志 屠岸 谢冕

谢克强 韩作荣 雷抒雁

发稿编辑: 刘蔚 熊曼 朱妍

美术编辑: 叶芹云

编辑: 《中国诗歌》编辑部

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42号

东湖宾馆东湖怡园 1号

邮编: 430077

电话: (027) 86778014

传真: (027) 86778014

投稿信箱: zallsg@163.com

# 目录

004-015

## 头条诗人

005 未埋葬的诗(组诗)

俞昌雄

014 想象中得到的恩赐

俞昌雄

016-020

## 名家新作

017 行踪(组诗)

乔延凤

021-035

## 原创阵地

022 在山顶(外二首)

韩宗宝

023 欢宴(组诗)

陌上吹笛

024 乡居小记(外二首)

韩玉光

025 静物画(外二首)

婧苓

026 羞耻(外一首)

辛泊平

027 残荷(外三首)

老皮

028 不仅仅是你在命名万物(外二首)

南子

029 此去经年(外二首)

若离

030 十三月(外二首)

苏若兮

031 空(外二首)

陌上寒烟

032 磨刀(外三首)

渭波

033 简单爱(外三首)

云水

034 论孤独(外三首)

河南梁山

035 无题(组诗)

修远

036-060

## 实力诗人

037 江一郎的诗

049 申艳的诗

040 罗方义的诗

052 王晓英的诗

043 梁雪波的诗

055 黄明山的诗

046 竹雪芹的诗

058 亚楠的诗

061-067

## 诗人访谈

062 诗人的品格首在“真诚”二字

张同吾 邹建军

068-075

## 女性诗人

069 春,你慢些绿(组诗)

张静

075 我的诗歌可能

张静

076-085

## 大学生诗群

湖南文理学院刈社作品专辑

未白 秦羽墨 尼古丁 张帆 谢祖志 翁纯泰

吴雄杰 刘洲 唐立智 林真 王咏光 肖学周



086-092

## 中国诗选

徐小华 郑茂明 张 正 李 南 谢络绎 游 离  
高 兴

093-096

## 爱情诗页

094 今夜，我说出蓝（外三首） 北小荒  
095 良夜（组诗） 雨小朵  
096 小蛮腰（外二首） 湖 鲤

097-103

## 散文诗章

098 风景（六章） 黄亚洲  
100 旅程（五章） 天 涯  
102 断章（十章） 贾文华

104-105

## 诗词之页

105 管用和诗词选

106-115

## 外国诗歌

107 威斯坦·休·奥登诗选 蔡海燕 马鸣谦 / 译  
111 “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 蔡海燕 / 编译

116-128

## 诗人档案

117 桑恒昌代表作选  
120 桑恒昌：“情感”诗学的布道者 马启代

129-138

## 新诗经典

130 饶孟侃诗选 李卫华  
134 饶孟侃新诗导读

139-144

## 诗评诗论

140 叫名吉狄马加的风 孙 萌  
143 不是一曲挽歌，只是一番慰藉 康 杉

145-151

## 天下文章

146 独白，徘徊在诗与美之间 白 谷

152-154

## 诗学观点

152 诗学观点 代云芳 编

155-156

## 故缘夜话

155 秋夜闲话与诗歌 熊 曼

封面彩图——吴作人·《山林》

本期插图选自阿尔伯特·马尔凯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踪 / 乔延凤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中国诗歌 / 阎志主编)

ISBN 978-7-02-008788-4

I. ①行… II. ①乔… III. ①诗歌评论 - 中国 -  
当代 - 文集 IV. ① I 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261 号

责任编辑：王清平

装帧设计：海 岛

责任校对：王清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武钢实业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9.75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7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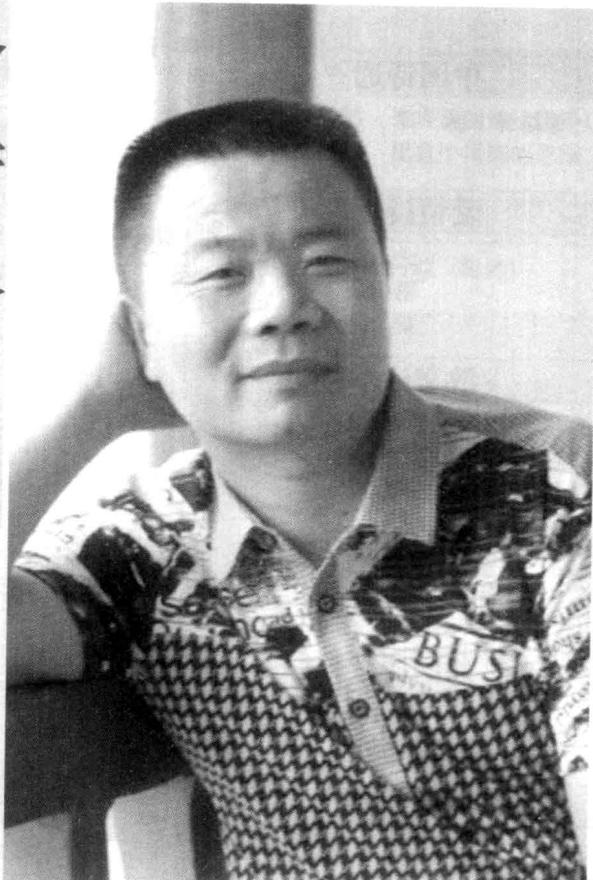
定价 1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头条诗人

TOU TIAO SHI REN

## 俞昌雄



俞昌雄，70后诗人。现居福州。有组诗、长诗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中国诗歌》及台湾《秋水》、香港《中国文学》、加拿大《北美枫》、美国《新大陆》等海内外二百余种书刊报纸。参加第26届“青春诗会”。有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瑞典文、阿拉伯文等介绍到国外。作品入选《70后诗人档案》、《朦胧诗25年》、《中国年度最佳诗歌》、《中国年度诗歌精选》、《21世纪诗歌群落》等一百余种诗歌选本。在省内外多次获奖。

大朵大朵的向日葵总不轻易熬夜  
花瓣下仍能看见赶路的虫子  
彼此心照不宣，如近邻，又似乡亲  
在无限广阔的世界里缓慢爬行

——《写在城郊的十四行诗》

# 未埋葬的诗

·组诗·

□ 俞昌雄

## 简单

向日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它们齐心协力，要从我们当中  
找出那位拥有光亮，与此同时也拥有坡度  
的人  
我以为这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  
可我的随从，他们却觉得无比简单  
只要把向日葵种在山冈上  
或者，把我丢进黑夜里

## 自画像

有人说，我不在我这儿  
在他们的侧面，在摸得到棱角的地方  
不是简单的三角形，不是山坳口  
一夜间就能冒出的野蘑菇

我有垂直的云朵，有阴天  
但不会在身体里埋下层层淤泥  
我有芽，有刺，但不隶属于植物  
仅在烈日下摇曳，守着不褪色的光线

他们多数时候把我视为一面镜子

该删的删掉，该补的补进来  
我一会儿减少，另一阵子又增多  
他们让我活在空隙里，既残缺又完美

## 对称的雪

我还没有说到雪。这辈子  
我只是那个看到意外，有过隐私  
并乐于把天空年复一年  
搬进身体里的人

我的轮廓在那样的日子里被纠正  
那些挨着雪的人，得到应允  
从我的眼睫上剔除黑夜  
在腰间，一次性地镶进灯盏

而我的心脏不在雪中。它是完美的  
它滚烫，有着不可比拟的音节  
雪因它摇摆，深呼吸  
这才露出与人世对称的投影

我的魂灵一天天复活  
那些挨着雪的人，不停地喊着  
早晨到午夜，从高空到大地  
他们偏执，却又如此地接近无限

## 白雪

在我看来，雪是为陌生人而准备的  
它不需要高度，但一定要白  
白如那晃眼的光，也许有多层  
但每一层，都要挂在滚烫的心尖上

陌生人来回走动，往高楼  
抑或藏于陋室，他们可以听到雪的声音  
从血液，到肤表，到漂浮的尘世

雪有足够大的空间，容纳自己的瑕疵  
在我看来，它们哪也不应该去  
只守着最温暖的地方，一次次  
让自己活过来，活于不同的躯壳当中

这样的雪才像雪，这样的雪  
才能让陌生人看见属于自己的色彩  
哪怕全世界仅有一次，哪怕它终将融化

## 我永远活着

按照工蜂给过的提示  
半夜里，我要长出一枚尾刺  
第二天我有可能会飞过三百公里  
只寻求一朵花，和一个  
内心无比甜蜜的人

我因那个人而永远活着  
仅此一点，谁也比不上  
穷人独自拍掌，而富人黯然神伤

按照那个人给过的提示  
尾刺不能随便乱用，可以  
偷偷藏着，也可以扎进她的身上  
但一定是在那样的时刻  
花朵尚未枯萎，我已飞过河岸

## 旷野里的犀牛

有生之年，我很难用一首诗  
来描述那一片旷野，奔跑中的犀牛  
穿越我的身体，我是空的  
曾经埋着峭壁和湖泊  
现在空了，只剩时间的断层

我依附于一株草，有时是  
昨夜星辰。熟睡中的犀牛忙于猜想  
石头因它而迁徙，慌乱中  
有一大簇野花彼此捆绑  
在那喧嚣的旷野，我愿与风同龄

但是天晓得，我有几对翅膀  
犀牛的心脏都是亮着的  
一颗挨着一颗，我却孤单  
在满世界的尘土之下  
我等待繁殖，视己为自然

## 阿原和他的大海

大海近在咫尺。每一根线条下  
阿原都想埋进一座岛屿，那个算命的人说  
了  
给你不褪色的早晨，你要掐准了  
大海是否就是我们原本就已见过的样子

最早是一小块画布，后来是一堵墙  
再后来，阿原在任何空白的地方都能看见  
大海  
巨大的水流层层叠叠，而鱼群  
围绕着挺直的腰身，偶尔露出陌生的眼

那个算命的人说了，这个年代  
所有被称为光线的东西都可以互相纠缠  
阿原以为那是指大海的物理结构  
其实，他是说岛屿，它的凸起或沉陷

大海被搬动过无数次，它还在  
阿原有时会在梦里拿自己的指尖去捅它  
要它喊醒一棵水草，或者  
直接在深渊里，恢复自己逝去的模样

## 闪电来临的时刻

雨季降临。闪电给万物带来  
瞬间的光亮，那棵老死的树再次被人提起  
木匠搬走了它的枝权  
根雕艺术家没日没夜地琢磨  
如何在须状物上恢复自己的理想  
而邻居的那个小孩，忙于祈祷  
他是节约的，用三五天的时间触摸未来  
  
只有我，在闪电来临的时刻  
心平气和地站在屋檐下  
为那大雨，不断地掏出身体里的尘埃

## 我要等那河水漫上岸来

春天早已过半。我仍要等待那河水  
漫上岸来，围观的人群中  
仍将有另一个我，俯下身子  
迎取它的波光和那不可分割的雨露  
  
河流的根就在那儿，在岁月的  
裂隙里，它逐日加长变宽  
能留的留下，该带走的全部都带走  
它为自己而惊讶，形同受福的人

人世间还有很多类似的时刻  
我把自己分解，一部分偷偷地流逝  
另一部分正等待修复，从躯壳  
到眼神，甚至是凌乱的服饰

也许从头到脚，我都应像一条河流  
那样，不急不缓，只在隐蔽处

埋一个漩涡，等着另一个我  
前来探视，被隐匿，间或喊叫

## 今天，什么也不要说

六点过后，极其灿烂的光线  
从黑暗中浮了出来。耀眼的世界  
把一切都包容了：白玉兰树少了几棵  
飞鸟隐去翅膀，鲑鱼  
偶尔才竖起迷人的触须  
那个陌生人说，你看偏远处的海  
它避开万物，学会了直立行走

今天，什么也不要说  
神将降临，为那受尽苦难的人  
他要留下箴言，和那惊天动地的吻

## 天使曾经拜访过我

那个人说，装裱店的古画上有我  
节日里的广场上有我，春天的花蕾上  
有我，倾斜的灯柱里也有我  
闪现裂缝的水管里有我，雨后  
滑坡的山体中有我，即便是受了伤的乌鸦  
的  
幻象，也有我，在生的与死的背后  
一切的一切当中都有我

天使曾经拜访过我  
那个人认真地说，不信你问问俞昌雄  
他也是我，是天使创造的另一个我

## 卓 绝

这棵苦李子树已经不需要重量了  
那最后一枚果子，如锥子  
它钉在那儿，在光芒和投影间

它逐日褪下理想中的肤色  
现在就剩划痕，平日里偶有蜂蝶前来  
探路，依照甜蜜岁月带来的启示  
一次次撩拨，动用初夏的力量  
可风不听，绿叶有倦意  
这棵苦李子树真的  
轻了，它头顶的云朵开始隐身  
要是过了八月，要是挨到  
那个卓绝的夜晚，大地多出另一种  
声音：那最后一枚果子  
它想偷偷死掉，蒙着僵直的眼  
在河水猛地膨胀的时候，在  
月光倾泻而梦中人无法放平身子的  
时候，它喊了一声  
它一定落在我们当中，在  
某一个人的脚下；也许也不是  
它只是一个劲儿落了下来  
但不掉落，等着我们唤它  
以云朵跑动的声音还有仰望的眼神

## 关于蝴蝶的短章

### 1

这是最后一对翅膀，蝴蝶说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就一小会儿  
我在等待替身，那个偷偷练习飞行的人  
此刻，他已穿越山谷  
想起猎人和春天，他却掉了下来

### 2

蝴蝶小心翼翼地攀附高枝  
它躲在自己的梦里，伸不开手脚  
它听到流水的声音从苍穹里  
滑过，大地是如此宽广  
可为何每一副身影都那么单薄

### 3

蝴蝶因此想抹掉身上的斑纹  
甚至不需要颜色，只留下高蹈的形状

它可以毫无戒备地祈祷  
按照花园的启示，或某个陌生人  
突然提及的来自深闺里的香气

### 4

据说，成千上万的蝴蝶当中只有一只  
能够留下来，以心照不宣的方式  
得到我们的心跳。也只有一只  
拥有爱，活于人群当中  
为我们卸下丑陋的躯壳或不洁的魂灵

### 5

这是最后一对翅膀，蝴蝶说  
我要睁开眼睛，请你们躲避  
而那个偷偷练习飞行的人将于春光中  
得到自由！他已死过一回  
在幸福的蕾上，他与来生相遇

## 今天，我不外出

信不信由你：今天，我不外出  
我就躲在我的躯壳里，等那个前来串门的  
人  
留下纸条，并一次性取走我的疤痕

我身上的东西太多，但他早有准备  
他路过你时，随随便便就能带走你的云朵

每年就这么一次，我像一棵植物  
或是蜕变中的那条蛇，你不要因此担心  
我将缺失，如那霜降后的雨滴

他是多么善良的人，为我带来崭新的  
躯壳，我把云朵穿在身上，代你纵横天下

## 雨中，三十三朵荷花

该开的都开了。这冷冬里的荷塘

雨点加速也就看不到翅膀  
三十三朵荷花，按照它们想要的样子  
开了一遍，也许是两遍、三遍  
不露痕迹的样子，在往年  
也是如此。你是知道的  
在这旷野里有些东西已经死去  
躲于树杈间，伏于凌乱的草根底下  
它们也按照人们给出的猜想  
要自己减少，继而腐烂，消失  
到现在就剩这亩荷塘了  
你是知道的，大雨从那儿经过  
突然间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三十三朵荷花逐渐放大  
斜对面那一枝就快要撑不住了  
中间的也是，只有眼前的这一枝  
无限制地敞开，到最后  
它意外地获得分身，你是知道的  
飞鸟必定选择这个间隙探出  
头来，在高高的云层里  
它飞过一遍，也许是两遍、三遍  
但惟有这样的时刻它才慌乱  
毕竟，大雨掩盖了一切  
包括看得见的，或者，看不见的

## 新城的旧时光

不要动他们的干粮，在七十年代  
三根木桩就能搭起一座天堂  
不需要遗产，哪怕他们的臂膀下还藏着  
灰暗的祖国和那过早泄露的光

事物都因恐惧而歌唱，到了八十年代  
他们添砖加瓦，召集跳动的江河  
和眼帘上日夜奔跑的山川  
一寸寸亮起来，从脖颈到迷人的脚踝

身体里写满了地址，在九十年代  
大地和天空越挨越近，白云就是那信使  
他们收到了梦和成捆成捆的美景

在烈火和干柴间，在波光和流水间  
一座城市得到了自己的历史  
他们逐一留下名字，只等头顶的闪电  
以公开的形式对着所有亲人宣告  
这是祖国的一部分，再不分白天和夜晚

## 终年下雨的地方

我给自己一座小镇，在最偏僻的地方，闪电和树木一起生长  
低矮的屋檐下，雨水从半空中流过  
我的亲人，他们整日整日  
为一束高挂的彩虹而隐去心跳

他们在被窝里谈话，为镇上的某个小孩布置理想。他们从不感到饥饿  
在那个终年下雨的地方  
我只有一次机会，从湿漉漉的大地里掏出一对乌鸦恋爱时的翅膀

峰峦都是虚设的。午夜里仍会有狗叫，而那个独自撑伞的人尚未听说露珠，可以偷偷放大装下河流和那年老时的我  
我的种族、气候，连同旧日时光

## 铜盘河印象Ⅲ

雨后，整条河流暗下去  
邻近的工地上，低飞的蝙蝠展开自己的弧线，那在更年期中不敢发声的女人  
头一回站到了河岸。星光多么飘渺  
她低下头来，果然看不到流淌中的天空

疲惫的垂钓者已经收竿  
鲑鱼在暗中滑行，水草在今夜

要探访石缝里的空间，如果再往深处  
它们就可以听到地底下的脚步  
逐层往上抬，直到露出前生的样子

没有一个男人前来搭讪，他们  
需要更为拥挤的地方，比如闹市  
在河水回旋处，中年女人摸了摸自己的身  
体  
黑夜就在那一瞬间固定下来  
星光隐去，工地上有人唱起疯狂的歌谣

## 落日十四行

不要刻意计较，那陡坡上的余晖  
行动为何如此缓慢，也不要伸出你的十指  
模拟浮云和那谢幕中的群鸟  
大地壮阔呵，哪怕残阳正垂落西天

河湾里的垂钓者压低自己的  
影子，小田鼠神色泰然，它有第二副面孔  
而在教堂顶端，钟声找到了自己的镜子

圆圆的落日越来越沉。它红着  
只有陡坡上的那只孤鹰拼命追随  
它是善意的，它代替树木、波光还有  
前往远方的亲人，解除阴影

你都看到了，大地只需闭合一次  
谁都可以忘掉命运，那方向不明的旅行  
其实早有伴侣，亦早有归宿

## 可 爱

夕光将要带走的一切  
原本就孤单：你看那教堂顶端的云朵  
曾经渴望相遇，一个饥渴的人  
他在最后一夜所能尽数掏出来的  
梦幻，他那疯狂的人生和无比可爱的表情

他躲在城市的凹地里写诗  
月亮总是蓝色的，而多出来的花床单  
只能裹住寂寞的一角  
如果下着雨，他就偷偷地戴上面具  
独自怀想群山，权当自己是另一片云朵

## 写在城郊的十四行诗

村落一点点放大，凸起的山坳上  
一只雪白的羊占领了黄昏  
苦楝树只有三棵，看不到倾斜的投影  
但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

长长的溪水有时会从屋顶上流过  
在城郊，在某个农户敞开的  
梦里，星星是种子，月亮要迁往粮库

大朵大朵的向日葵总不轻易熬夜  
花瓣下仍能看见赶路的虫子  
彼此心照不宣，如近邻，又似乡亲  
在无限广阔的世界里缓慢爬行

就剩我了，我想成为风的影子  
留存于东西南北，但只有一个脚印  
在日头之上，在溪水日渐充盈的时刻

## 在漳港

峭壁上的风从深渊里来  
日落前，鸥鸟的飞行总是不规则的  
我身上所携带的光线也是  
一些沉了下来，另一些遥如隔世

在漳港，大海在同一时段里  
总有两副身影，那些倒挂着的云朵  
一会儿飘在水面，一会儿  
又被驱赶着，落入我的身体

我肯定比想象中要来得壮大  
波光可以代替呼吸，天空可以走动  
日落前，还将有成群的飞鱼  
在躯壳里索求高度和住址

## 关于晚秋的十四行诗

我看不见的秋只有一小团  
先是蜷缩在河岸上，再后来  
它梦到归雁，在他乡  
直立行走，领着一个淋过雨的人

那个人的心仍旧滚烫  
传说中就这样，他要分好多次  
剔除壳，把自己掏出来

我一次都不敢惊动他  
躲得远远的，偷偷地喊来月光  
要和他比一比内心的白  
他就哭，假装已梦到山顶上的湖

其实，秋在那儿才有清澈的  
不间断的倒影，而归雁  
于更高处，哪舍得隔夜的云团

## 奔驰的木马

骑在马背上的那个孩子，现在  
他已成为我的替身  
我多爱他，也爱那旋转中的道路  
他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意识到  
我的残缺，我的残缺是由于  
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我将因他而衰老

奔驰的木马让人眼花缭乱  
那个孩子，他多快乐

他能看到我，我却看不见他

## 彩虹十四行

雨水越来越多，彩虹越来越少  
不是大地把它抬高了  
而是我们看不见了，它也隐身  
等待两个心心相印的人

人群中还留有许多弧线  
倾斜的、交错的，它们连成世界  
如巨大的网，不可轻易捅破

而那两个心心相印的人拥有  
同样的色彩，有着同样的弧度  
我们从他们身边路过  
手心会出汗，眼睫会颤动

彩虹总选择这个时刻出现在天边  
和它同步的还有一对飞鸟  
仰着头，绝不丢下些许尘埃

## 零度之上

三月是弧形的。它有自己的门廊  
信使都由花草引路，在那偏远的山区  
雪线以上的小屋从不上锁  
有时是一个人：大地广阔，花草可以叫出  
你的名字  
你无法躲闪，即便气温骤然下降  
信使也前来探访——那时，飞过山坳口的  
长尾鹂  
个头不大，却可以独自穿越云层

三月是向上的。峡谷深处的积雪早已化开  
山区伏于零度之上，透明，清澈  
信使做着同样的事，梦见同样的人

## 有雾的海岸

尖尖的岛屿悬于半空，鸥鸟  
掠过峭壁，它们用了大半个时辰  
才找到摇晃中的灯塔  
那个撒网的人，曾经梦见飞鱼  
咬着自己小小的尾巴，游弋于波涛中

咸涩的海水从深渊处涌起  
长长的海岸线，拢着飘渺的雾  
码头上走过一个等雨的人，撑着伞  
她有潮汐，有着忽明忽暗的时光  
嵌在巨大的缝隙里，在远方

只有一抹孤零零的蓝快要  
剥落下来，正如传说中表述的那样  
那时的海洋都捧着一颗天使的心  
在僻静处，在雾中央  
它搏动，迎接敞开胸怀的人

## 下降一半的云朵

临近中年，我只想看到一小块  
天空，不要求多高，但一定要洁净

我的投影被很多东西分割  
湖水、裸树还有山冈上待开的桃花

很多人说不出我的结构和属性  
以为那是假设，如摇晃中的钟摆

我的一天仍会有不同的色彩  
凸起的在减少，凹下去的越陷越深

只有下降一半的云朵还在跟踪  
它们认得我，不管在前生还是来世

## 胡蜂究竟有几次死亡

胡蜂在村庄里死过一次，它的影子留了下来  
桉树上一丁点，山坡上一丁点，农家后院  
斜挂的  
旧衣裳上，也是一丁点。成群的胡蜂  
飞过峡谷飞过田间飞过密密麻麻的岁月  
它那尖而毒的尾刺扎进了大地的胸膛  
桉树上挂着灯盏，山坡上有人痛哭  
起早摸黑的人时不时沾上一滴大地的泪水

胡蜂的身体倒在通往城市的路上  
它的兄弟姐妹，善于假托站立的身体  
某个时辰才握人类的手，像那访乡归来的  
人

## 来自马尾港的十四行诗

在纸上恢复一座马尾港  
那需要海水的倒影，不是两三天  
也不是一整年，而是占用某个瞬间的潮汐  
用它的光和它那深刻的睡眠

鱼群往深处游，海草有自己的梦境  
灯塔爱着它垂直的光亮，而水鸟  
扛着午夜，露出尖尖的嘴角

波浪仍旧是雪白的，它讨厌被看见  
也讨厌随波逐流的人，在黎明抑或黄昏  
它们相互叮嘱，不要有纯洁的姿态  
更不需要裸体时的嚣张

如果非得安排一两座岛屿的话  
我宁愿它是空心的，让读到这首诗的人  
委身其中，甚至代替大海完成另一次心跳

## 鬼叶子

都说鬼的眼泪是黑色的，在闽清乡下  
只有一种叶子能托住这样的忧伤  
它们莫名地出现在屋后，在亲人的脚跟旁  
突然伸出手来，就能拽你一把

那些走远的人习惯于这种方式  
给出暗示，习惯把脸埋在看不见的地方  
而后开口说话，从泥土里发出声音

如果是晚间，叶子上的黑斑点就偷偷发光  
当你遇上了可别轻易尖叫  
那最大的一颗，几乎就要撑不住了  
它从某个房间回来，带有太多离别的愁绪

第二天早晨，那片叶子自然会卷曲  
它得了比死亡更可怕的病，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枯萎，根茎下仍藏着一颗泪滴

## 祝福大地

第一场雪按照它自己想要的时刻  
降临，在北方，在两颗心彼此依偎着  
相互取暖的间隙。雪，白的雪  
减轻了天空的重量，落下来

我指给你看，那是壮阔的大地  
屋脊连着屋脊，而地底下奔涌着的暗流  
亦彼此吸引，以博取来日的潮声

雪挂在临街的树冠上，滑进废旧的  
邮筒里，雪在陌生人的掌心被呵护过  
一次，在小孩的脸蛋上跳跃，雪  
带着天堂的福音，迎接敞开的心扉

我指给你看，那是安详的大地  
城郭牵着城郭，只有忙碌中的身影  
偶尔回头，笑看睡梦中无法抖落的尘埃

## 秋光中的白玉兰

这三五棵白玉兰树都是我能看见的  
雨后，机警的麻雀跳上高枝  
枯瘦的叶片开始卷曲  
偶尔也变形，黑黝黝的枝干伸向极高处  
我已无法预测，秋光能留存几许

那个写信的人从不提这样的  
场景，他隐居多年，睡在石头的梦里  
携晨雾出门，但却小心翼翼  
他是另一个我，我的化身  
曾经寄存于他乡，如今却取不回来

白玉兰树又长高了一截，会飞的麻雀  
各自经历了风雨，它们不愿迁徙  
而我，我只能一日一日地守着  
等那迟来的信，给出更多的暗示  
要么埋没于秋光，要么突地长出新芽

## 跳舞的神

我时常幻想，在两座大夏之间  
会突然跑来一朵戴面具的  
云，一层一层地剥离厚重的外壳  
而后露出跳舞的神  
我站在地面，用一万倍的放大镜看他  
甚至决定用上一辈子的时间  
向他讨要眼窝里两面清澈的湖水

我时不时会将湖水搬到纸上  
引成群的马队和夜里就能打开的围栏  
石头起跑，跳舞的神赶也赶不上

# 想象中得到的恩赐

□俞昌雄

写作诗歌多年，从未想过要从文字里获得什么。文字从心里掏出来后，它就是别人的了；想象却不一样，它是另一种建筑，代表着属于作者的那个世界。我不是一个依赖想象并从中获得呼吸的人，但是，我却是那个善于从想象中遇见自己的人。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恩赐，别人没有得到我却得到了，我得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另一副肉身，他寄存在文字的世界里，不被覆盖，永不磨损。或者可以这么说，现实当中的我总是凌乱的、残缺的；而因为诗歌，我获得了重生，不论在场抑或隐身，那个带着文字节奏感和生命力的“我”总显得如此博大而完整。

我喜欢这样的一种存活方式。我是多棱的、立体的、变化莫测的，现实当中的那一部分日益减少、衰老，而活于文字当中的那一部分因为想象而逐日增多，此起彼伏，无限延伸，在自然中、在万物中，我一次次丢失，又一次次得到认领。

当然，有一种事实必须得到肯定，那

就是想象一定不是虚幻的，它不是凭空捏造，不是闭门造车，它是创作者个体对自然万物在另一种途径上的私密探访。这种探访拥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一定要真诚。我始终认为想象是有根的，这好比木匠在任一瞬间都能看到整座森林，看到某一树种的枝干来到他的手中，变成特有的家具或器皿。就诗人而言，想象的根不在文字里，它就在被文字捆绑的自然万物中，它所呈现的不是一种被默认的秩序，而是对自身及自然万物的爱的记忆。所有的艺术都指向虚构和创造，而所有的虚构和创造都指向人类记忆。我以为，诗人在动用文字之前，来自生命本身的记忆早已存在，那是想象的“前身”，而诗人们要做的或正在做的就是让它与黑暗中的另一部分形成对接，形成更大更完整的记忆，以此代替更多的人印证来自生命本身的缺失。诗人是艺术家中最容易看到缺失的那一部分群体，他们自由，可以唤醒黑暗中的另一部分，但仅有此还远远不够，诗人们还得穷尽一生来维护它的存在特质和不

可比拟的真实性。我深信每个诗人所创作的作品都有它自身的命运，每一首作品到了读者手中，一部分因来自生命本身的记忆而被覆盖，而另一部分又因想象而得到延伸，并且延伸得越宽越远，那么诗歌作品的价值空间也就越大，但我并不认为我的诗歌写作只是为了保存或记录我眼中的自然万物，如若这些作品果真只达到了保存或记录的效果，那么我宁愿失去写作的能力；如若这些作品在字里行间带上了来自个体的爱的心跳，和自然万物彼此呼应，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那么我一定会乐此不疲，并坚决反对一切虚妄的想象，连同它所带来的蛊惑人心的色彩。

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进入新世纪后，我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很多作品关注的是我的肉身，我的情感和幻象，但那种东西太自我，太渺小，在表达方式和写作技巧上也过于简单，意象单薄，词句轻浮，虽偶有灵动之势，但总是轻的，落不下来。2000年前后，我开始自我调整，慢慢把视线投往他处，投向自然万物，我觉得自然才是我们的母体，那儿有我们渴望汲取的力量，甚至超过亲情。人是孤独的，即便身处人群当中，他也仅仅代表个体。但自然不一样，它们不需要利害关系，虽然也有生老病死，却总保持常态。这一点不像我们人类，冲突太多，意外也太多，悲伤也好，惊喜也好，这些都不是你自己的，你更像是一个道具，一个执行者，你拥有很多过去，但几乎不敢直面未来，因为你需要指令，而万物不需要。再者，很多人都认为那些动植物因为没有思想所以都是死的，可以自生自灭。我却不那么看，我觉得任何一种生命，静止的、奔跑

的，和人类一样，都有附体，都有其生存之道，如果静下心来观察，你会发现它们身上有很多我们留存的影子，把它们纳入诗歌，不仅仅是为了揭示生命的另一种形态，更多的是为了揭示生命本身所隐藏的特殊关系及内在秘密。我这么说也许不大准确，但我以为，人是离不开自然的，自然是我们的镜子，透过这样的一面镜子，你将看到那被忽略了的更为真实的你。

我以为，我的这种改变不是源于个体对旧有创作习惯的舍弃，也并非突发奇想而拥有全新的创作空间。实际情况是，我在想象中在诗歌创作中找到了寄存于自然万物当中的另一个我。这样的一个“我”拥有自然的架构和属性，时而是飞禽时而是花草，时而是山川时而是水流，他有棱有角，亦有心有肺。他和自然万物同呼吸，共生存，他是我的另一副替身，他代表我完成那得以被自然万物所接受和安抚的身份确认。

奥古斯丁曾经告诫人们要“克服身上的不足，包括愚钝的肉身和任性的意愿，并成为天使”，因为天使与他人的关系不受肌肤和颅骨的局限。我想也是，毕竟“天使”从某个角度看，它就是爱的化身。也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诗人，在他（她）生命的多个瞬间，他（她）都有可能是另一位活在人间的天使，而他（她）要做的就是通过诗歌，让爱得到传递。我想，这应该算是最大的一种想象吧！

当然，肉身也好，替身也好，真实的仍属真实，想象的亦归想象。我想说的仅是：我们想找的，与能够找到我们的，皆在想象之中，这不是猜测，而是恩赐！

# 名家新作

MING JIA XIN ZUO

017 行踪（组诗）/ 乔延凤

